

神圣性在图书馆信息服务中的作用

□张劼圻 赵柯然*

摘要 在图书馆的神圣性逐渐被信息遮蔽的时代,图书馆界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强调,这有助于图书馆认清自身的定位,有助于图书馆学走出目前面临的困境。文章从信仰和求知的关系切入,调用多位哲学家、神学家的观点,论证了信仰在求知过程中的必要性、图书馆需要神圣性的原因和图书馆神圣性的来源。文章认为神圣性必须点缀在理性思辨之间,图书馆应该为充满不确定性的求知过程提供一个信托框架,并提出了有关神圣性建构的建议。

关键词 神圣性 信仰 图书馆

分类号 G250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8.05.019

1 引言

当诗人博尔赫斯写下“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来自诗歌中的这样一句话背后还有着巨大的诠释空间。在笔者看来,博尔赫斯这句诗并不是希望图书馆变成天堂的样子抑或相反。全诗似乎在表达,图书馆让诗人感受到了某种神性。图书馆界反复用此诗句强调自己事业的高贵,但是在工具理性指导一切的时代,图书馆是否还有成为“天堂”的意识和勇气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纵观图书馆史,图书馆刚出现时显然具有神圣性的光环,但是随着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和它所管理的“知识”一起经历了“祛魅”的过程,神圣性被一点点剥去。时至今日,图书馆自己还没有变成天堂,就有人坚信它马上就要从人间消失了。来自图书馆界自救的辩白在强大的技术面前总是显得苍白无力,以至于本文将要论述的内容看起来也具有了同情性的视角,也就是说,是为了证明图书馆存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本文立意并不在此,此处只想论述:在图书馆中,神圣性应该点缀在理性思辨之间,而这只是图书馆生来就有的特质。

为了论证观点,笔者调用了多位主流哲学之外的思想家、神学家的观点(文章标题皆来自他们)作为支撑,引入这些内容并不是为了刻意营造神秘氛

围、宣扬迷信,只是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神学之秘密是人本学”^[1]。如果我们认同图书馆信息服务应该以用户为导向,而图书馆的用户和其他所有普通人一样,在他们的行为和思想中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非理性的成分^[2],那么把神圣性概念引入到图书馆学研究中是完全可以接受且十分必要的。

为了使论述更加聚焦,暂时先以高校图书馆作为对象,论述的内容按以下逻辑展开:在求知的道路上必须有信仰参与,因此高校图书馆应该具有神圣性以帮助用户进入求知状态,如果到此为止论证都能成立,那么将接着回答高校图书馆的神圣性从何而来,该如何构建。

2 汝若不信则不明

主要目的是说明信仰在科学研究中的必要性,这本不是需要再赘述的内容,因为已经有太多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过极为雄辩的论述。但是理性对信念与信仰的摧毁似乎并未因为这些论述而停止,以至于几个世纪以来,所有谈及这个问题的声音听起来总是新颖的,不会过时的。

此标题是经由天主教思想家、神学家奥古斯丁阐释而成为探讨真理与信仰关系的名言:“汝若不信则不明”(Unless you believe, you will not understand),简单庸俗地说就是劝诫世人活在信仰之中。

* 通讯作者:赵柯然,ORCID: 0000-0003-2006-2623,邮箱:krzhao@pku.edu.cn。

克尔凯郭尔沿着奥古斯丁的传统对“信仰”所做的阐释最为贴切:没有风险就没有信仰,既然我们没有上帝存在的证据,那信仰就有可能存在,“信仰正是个体内向性的无限激情和客观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3]。具体到科学研究中,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表述为:“信念是一切知识的源泉”^[4]。换言之,人们相信知识是有价值的并且发现未知会带来个人情感上的极大满足,尽管探索未知的过程可能是异常艰辛,结果可能是一无所获,或者是犯下被后世嘲笑的错,但依然愿意为之冒险。正是这种求知的不确定性,使投身于其中的研究者们需要一个精神上的寄托。

那么发现未知究竟可以带来怎样的满足,我们可以看看开普勒在发现他的第三定律时所做的宣言:

“……我始终勇往直前,百折不回。我将尽吐神圣的怒火。我将用我的坦率的忏悔奚落人类;我已经偷到了埃及人的金色花瓶,为的是用他们建立一个献给上帝的神堂,一个确实远离埃及疆界的神堂。如果你原谅我,我将尽情欢乐;如果你发怒,我将忍下来。骰子投下来,书写成了,至于人们现在就读它还是让其子孙读它,我不管。他可能要等数百年才等到它的读者,如果说上帝本身是等了六千年才盼到一个人来沉思他的著作的话……”^[5]

“我将尽吐神圣的怒火”,这段近乎发泄的表达可供分析的意象十分丰富,包括那个令诗人和科学家都着迷的“上帝的骰子”,受篇幅所限,在此不做展开。凡是做过研究并从中体会过快乐的人都应该会对开普勒的这段话产生共鸣,这种探索世界的使命感和窥得天机的快感是内在于全人类的。

那么从事学术研究的风险又是什么,究竟是怎样的风险需要“上帝”为我们鼓起勇气?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冒险”^[6]。首先,一个身无恒产的年轻人进入学术圈可能在最初的几年内都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其次,他还要年复一年地看着平庸之辈一个接一个爬到他的前面;最后,所谓学问的价值可能全部仰赖无法被证明的内在召唤。那么回报是什么,是一生可能只有一次机会感受到“个人体验”,也就是意识到,自己可能完成了一个可以传世的成就。面对这样的情况都能忍受,那必须拥有“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和“你来之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一个在现代大学体制下取得了

巨大成功,当然也承受过内心煎熬甚至崩溃的伟大学者说出这样的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或者刻意抬高学术的门槛。一个研究者没有被韦伯所说的内在召唤激发出迷狂的状态,恐怕很难取得学术意义上的成功。

3 立法者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制定一种无论教士或俗人都摆不脱的宗教性崇拜

本段旨在解释为什么图书馆需要神圣性,标题“立法者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制定一种无论教士或俗人都摆不脱的宗教性崇拜”^[7]来自歌德的博士论文题目,尽管该论文最终没有通过。笔者以为引用歌德来说明图书馆的神圣性再合适不过,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图书馆事业的先驱,歌德经常在图书馆进行其不朽经典《浮士德》的创作。在此,有必要对神圣性做出定义,此处参考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对神圣性的描述,将其定义为:一种因为对神的信仰而产生的,混合着情感与价值、崇拜与欲望的道德力量。在涂尔干那里,当人感受到这份力量时,会产生集体的欢腾状态。只不过这里的“神”指何物,本文接受马克斯·韦伯的多元价值观点——那个唤醒了内在召唤的东西,无论它是否是宗教性的。

要说明图书馆,特别是高校图书馆为何需要神圣性,我们必须从它的功能说起。众所周知图书馆的一大职能是保存、组织人类知识,也就是对已知进行管理。但是必须明确指出的是,已知是为了求得新知或者未知服务的,它本身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更确切地说,图书馆应该把自己所把握的一切资料看作是通往未知的线索,同时也是未知的构成部分。于是,图书馆就不再是知识的仓储式中转站,而是创造性工作——就像歌德创造《浮士德》那样的工作——发生的地方。这一观念得到过许多图书馆员和图书馆学者的表述,但是在笔者看来总是有所欠缺。

根据前文的内容,探索未知除了需要对已知的把握,对方法工具的掌握,还需要强烈的求知热情。所有创造都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艺术性,它关乎专注、敏感和想象力。这些都需要热情才能够激发出来。图书馆应该成为这样的存在——能够让身处其中,甚至仅仅是听说过图书馆的人产生指向未知的“混合着情感与价值、崇拜与欲望的欢腾”。有关图

图书馆的叙事更多是关于用户的需求如何在这里被满足,但是理想的状态同时也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应该是涣散的人格在这里聚精会神,涵泳于知识之中,静待不可思议的未知降临。也许是因为这种“降临”如奇迹一般都是特例,所以很难进入到唯科学主义的视野之中。但讽刺的是,特例往往是典范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如果不考虑典范出现的条件更为苛刻、概率更低的话。

图书馆界在谈论创造时,更多的还是强调已知和方法工具,却忽略了神圣性的建构,这样的忽略会带来两个风险。第一,图书馆被误解与其他信息服务机构的主要功能重叠,错误的被安置在了与这些机构同层面竞争的位置上,让图书馆界陷入无端的焦虑。其他信息服务机构当然可以构建属于自己的神圣性,但是图书馆拥有它们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一点将在下文具体展开。第二,对神圣性的忽略极大地削弱了图书馆与创造性工作之间的关联,使图书馆甚至整个学术界陷入恶的无限。最近几年数据库商的霸道就是这一风险的最明显的体现。

4 正是人的内在行为、人的神性才起关键作用,而不是一大堆信息

我们无意探讨神圣性的超验范畴,只想把神圣性的终极来源理解为内在于人的神性。有人的地方就有神圣性,凡是为了人类进步而存在的机构都有着可以被感知的神圣性。图书馆保存着人类的知识、为人类服务,带有神圣性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图书馆有着只属于自己的神圣性来源:人与书之间的诗性关系。也许躺在树林中小溪旁和躺在图书馆里睡觉没什么两样,但是如果涉及阅读的展开,那情况就不同了。

“正是人的内在行为、人的神性才起关键作用,而不是一大堆信息”^[8]。凡对媒介史有所研究的人都能体会到,媒介及其所承载信息的神圣性与作为个体的人的介入程度关系密切。最神圣的信息总是口口相传而不是借助任何其他媒介的,例如手抄书可能会比印刷书显得更加神圣。尤其是当人还是信息媒介的时候——比如耶稣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这种神圣性体现得尤为明显,它关系到这个信息的命运。苏联著名科普作家伊林撰写的小册子《书的故事》把人作为书的开端,即最早的书是知识丰富的人^[9],这样的安排显示出作者对书的本质的

深刻认识。虽然从书写文化撼动口述文化开始,所有媒介都有把个人排除出去的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圣性就此消逝,而是其运作方式更加复杂,也更加隐蔽了。

图书馆长期以来是作为管理图书的机构存在的,围绕它所产生的学问更多关心如何让书显得井井有条,但更重要的问题却经常被忽略:书是如何在人的身上展开和运作的。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反身性的视角来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这里需要借助拉康提出的“凝视”概念和他那个著名的沙丁鱼罐头:有一天,二十多岁的拉康和几个渔民一起出海,其中一个渔民指给拉康看浪花上漂浮的东西。那是一个小罐头盒,正在阳光下闪耀着。接下来那个渔民对拉康说,你看到那个罐头了吗?你真的看清它了?但它并没有看到你^[10]。这个小故事的关键就在渔民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沙丁鱼罐头根本不会看,那说“它并没有看到你”其实是非常荒谬的。拉康说,这是因为一种自我身份焦虑所产生的一种被从外部审查的体验——一种莫可名状的注视、一个不可见的他者正全方位地注视着自己,在这个他者面前,年轻的拉康被削减成了焦虑和羞耻。“我看”变成了“我被看”,观察者发出的“注视”被转换成了“被注视”^[11]。图书馆里发生的情况也可以这样来解释:本来自在自为的图书,被想象成了凝视的发起者,感受到光压的人或勉强或矜持或迫切的给予视线上的回应。这是一种作为事件的阅读,不再是单纯的获得知识或者信息,更是一个乞灵的过程。所有这样展开阅读的人,不过是在萃取他中之我和我中之他。

然而期望每一个读者像拉康般敏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媒介背后的神圣性更加复杂、更加隐蔽的时代。此时的图书馆就更有必要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意识到自己与书之间的诗性关系。图书馆应该在保持知识有序的同时又允许用户按自己想法对它们进行组合,而不是想着怎么把知识变成舒芙蕾一般入口即化的产品送到用户嘴边。图书馆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迎合人的需求,而是为来到这里的人们提供一个衡量自己的尺度。

5 混沌与有序之间的辩证平衡

凡神圣的事物都需要特殊的时空配置和仪式程序使其神圣性具象,然后才能和世俗产生联系,图书馆也是如此。为了论证这个神圣性如何才能通过一

些手段显现,我们将部分参考本雅明的“灵韵”(Aura)概念^[12],标题“混沌与有序之间的辩证平衡”来自这位20世纪最具洞见的思想家的《开箱整理我的藏书》^[13]。如果说神圣性是一种抽象的概念,那灵韵就是视觉文化层面上的具象——一种想象出来的,事物因为某种神圣性而散发的光芒。但是,事物具有神圣性和这个神圣性被感知是两回事,两者之间隔着复杂的过程,涉及集体意识、社会组织、生产关系等等被称作“媒介”的东西,这就给了很多人为操纵的空间。于是事物神圣性的表现形式通常就有两个来源:自己的和借来的。自己的神圣性由于普遍性较差因此比较隐蔽,但是一旦被感知,影响更加深刻;借来的神圣性,正是因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且容易被感知才被借来,但是影响比较肤浅。在实际的图书馆工作中,这两种神圣性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呈现。

图书馆自己的神圣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1)历史。

这里的历史既指图书馆整体的历史,也指个体图书馆自己的历史,图书馆整体的历史为所有个体图书馆共享。图书馆的历史中包含着它自己高尚的目的、为人类做出的贡献以及不断进步的专业性,是图书馆神圣性最直观的体现,也是其神圣性最好的证明。历史越悠久,神圣性也就越强烈。人们很自然的认为那些历久弥新的东西一定蕴含着某种存在于时间之外的东西。

(2)独特性。

本雅明认为艺术品具有灵韵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原创的、唯一的,图书馆也具有这个特点,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图书馆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个图书馆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独特的名字、独特的建筑、独特的馆藏、独特的图书馆员,等等,这些都是无法复制的。笔者曾经在某个公共图书馆询问某类文献的馆藏位置,一位白发苍苍的馆员不假思索地说出了第几层楼第几个书架就是我该去的地方。他脱口而出的瞬间所带来的心灵上的触动是所有检索系统都无法比拟的。

(3)有序累积的人类文明成果。

图书馆将人类文明的成果完整有序的呈现,既体现着对知识的尊重,也体现着对知识的驾驭能力。二者皆能够抚慰准备为知识献身的人的不安。

(4)与人群的疏离。

疏离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它的目的是为了制造

静默。在一篇题为《图书馆神圣性的终结》的博客中,作者痛斥了图书馆已经不再安静了^[14]。在这个时代,静默确实已经变成奢侈品了,远离喧哗的豪宅、某名表品牌开发的无声调速器、航空公司的贵宾休息室都说明了这一点^[15]。世界的喧闹声正在淹没“生命的召唤”。静默则因为深不可测而显得神秘,召唤也是从静默中来。正如瑞士哲学家皮卡德所言:“横亘周围的沉默有助于精神在其不可测性中的运动。……在沉默中,人类把语言再一次返回给它的赠送者——也就是造物者。几乎任何一种沉默都让人感到一种神圣性,其缘故即在于此^[16]。”图书馆的静默帮助人们屏蔽了外界的干扰,更快更好的进入到求知的状态中去。所有图书馆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正在无偿的提供一件奢侈品。在所有疏离的形式中,空间上的疏离是比较典型的,在中国文化中,这体现为很多神圣的事物都身在山中,藏书楼亦是如此。祁承燦在谈到自己理想中的藏书楼选址时说:

“必须另构一楼,迥然与住房、书室不相连接,自为一境方好。但地僻且远,则照管又难,只可在密园之内外截度其地。”^[17]

对图书馆来说,面临的问题和祁承燦一样:如何解决神圣性与实用性之间的矛盾。有着我国古代造园教科书之称的《园冶》中对这一矛盾有如下论述:

“书房之基,立于园林者,无拘内外,择偏僻处,随便通园,令游人莫知有此。内构斋、馆、房、室,借外景,自然幽雅,深得山林之趣。如另筑,先相基形:方、长、扁、广、阔、曲、狭,势如前厅堂基余半间中,自然深奥。”^[18]

既要“随便通园”,又要“令游人莫知有此”,计成十分辩证地描绘出了一个理想的读书场所应该具有的空间特征。

人类学之父马塞尔·莫斯在代表作《论馈赠》中分析了原始部落中“曼纳”(Mana,灵的意思)随着物的流通而转移的观念,这就说明神圣性也是可以流通的。这样的流通由于必须借助实体或者符号,因此具有更好的可感性,对人们的影响反而要比本身具有的神圣性更明显。在图书馆中,这种现象也是比比皆是,一般体现为对象征神权、皇权等威权象征元素的使用,比较常见的有以下两种:

(1)建筑。

图书馆本身并没有固定的建筑形式,它的建筑语言有很多都是从其他类型的建筑中借来的,比如

带有宗教色彩的穹顶、象征权威的石狮子、某种特殊含义的纹样等等这些都是从已有的建筑中借来的样式,这么做大多是出于美学或者政治上的考虑,很少是出于实用性的目的。目前,越来越多图书馆展示出将自己的建筑打造成当地文化地标的野心,但是怎样的建筑形式能够激发出人的求知热情,哪些仅仅是表演性的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2) 圣人的声望。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存在“超凡入圣”这么一回事,就是有一部分人在另一些人心中是神圣的,这些人是舍勒所谓的“楷模与领袖”——他们是塑造我们人生,并使之转向善或者恶的权利和力量之一^[19]。他们的经历如果能和图书馆发生些关系,则可以成为图书馆历史的一部分;如果仅仅是和他们有关的物品出现在图书馆内,那就是借用了他们的神圣性。有意思的是,舍勒认为对领袖的依附或者对楷模的模仿是建立在实用性、传统性、魅力性基础之上,但是很少单纯的来自知识传授,这一点也许值得图书馆界的关注和反思。

除了以上两种比较常见的借用形式,不同的图书馆也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借来自别处的神圣性。这样做的好处是呈现出看得见摸得着的神圣性表象,挑战在于需要图书馆管理者对身处的时代和文化有着非常准确的把握。无论是自身的还是借来的,神圣性的表现总是属于艺术的范畴,当它还需要与实用性相结合就更需要高超的智慧。令人欣慰的是,图书馆一直以来所从事的工作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因为“‘组织化的要求’对艺术与科学来说是共同的,因而‘最卓越地进行着组织的分类学就具有显著的美学价值’”^[20]。

6 结语:一切神圣事物都应有其位置

“一切神圣事物都应有其位置”^[21]来自人类学家弗莱彻夫人,这句话并不表示只要事物具有神圣性就可以理所应当在俗世中占据一个位置,而是只有神圣的事物占据着分配给它的位置时才有助于维持宇宙的秩序^[22]。选用神圣性指代研究对象,可能既不新颖也不恰当,只是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术语来召唤它。它可能是一个施特劳斯所谓的幽灵能指,通过位移主宰着主体的命运;也可能更像是德勒兹所说的“冗余”^[23]。信息只是在这个“冗余”表面运作,不过是“冗余”的附属;抑或仅仅是本

雅明所谓的“灵韵”,在现代社会中会理所应当的消逝。神圣性也许不是一个合适的名字,不过如果图书馆既能提供真理,还提供获得真理的条件,那直接把图书馆称作神也不过分。正所谓:“藏书千万卷,便是神仙家”^[24]。

无论怎样,图书馆把注意力只放在信息上是过于肤浅和粗糙了。人和知识之间的关系是诗性的,所以也是悬而未决的。图书馆应该为这份浪漫的关系负责,它提供了一份担保,一个信托框架。如果来到这里的人没有感受到这层意思,所有图书馆提供的服务都将是失败的。

参考文献

- 1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
- 2 维纳.人有人的用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
- 3 安德森.克尔恺廓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1-72.
- 4 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316.
- 5 开普勒.世界的和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 6 韦伯.学术与政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0.
- 7 伯尔内尔.歌德[M].波恩:Inter Nations,1983:45.
- 8 克尔凯廓尔.克尔凯廓尔日记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65.
- 9 伊林.书的故事[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3.
- 10 Jacques Lacan.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M]. New York: Alan Sheridan,1981:95.
- 11 克里斯普.凝视的政治:福柯、拉康与齐泽克[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4(4):90-96.
- 12 本雅明.艺术社会学三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28.
- 13 本雅明.开箱整理我的藏书[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67.
- 14 The end of the sanctity of libraries[EB/OL].[2018-06-18].
<https://theperspicaciousconservative.com/2016/07/07/the-end-of-the-sanctity-of-libraries/>.
- 15 毕谷纳特.静默[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30.
- 16 皮卡德.沉默的世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22-32.
- 17 祁承燦.澹生堂读书记;澹生堂藏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04.
- 18 计成.园冶注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104.
- 19 舍勒.世界观与政治领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4-66.
- 20 Simpson G. A classification of living animals[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1961:4.
- 21 Fletcher A.Murie J. The Hako: a pawnee ceremony[M].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4:34.
- 22 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4.
- 23 德勒兹.瓜塔里.千高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107.
- 24 麟庆.鸿雪因缘图记:第3册[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884.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

收稿日期:2018年7月15日

(转第123页)